

天涯飞歌 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三角梅盛开的海口

■ 陈波来

我从来没看到过开得那么随心所欲的花。说它随心所欲,是院墙拦不住,风中寒意料峭的冬天也禁不住,它想开就开,它要开就蓬蓬勃勃地开个够。三瓣一朵,团拢成小小的花萼,叶非叶,花非花,一枝枝一丛从缘墙而上,又从墙头翻过,红红火火地泼泻下来。倒映水中,水有了流淌的生气。街头一瞥,一条街就有了惊艳的意思。

这是1987年冬天,我初登海岛时,在海口街上遇见三角梅的第一印象。

我得承认,同一时令在黔北老家,万物凋敝,弥天阴雾中,绰约可见的一点点的红,不是花,而是土称红籽儿的火棘,山野里随处生长。即使熬到春天,桃花李花冒了出来,却是小朵小朵的,似乎开得小心翼翼……

彼时,十万人才过海峡,大家急吼吼来自天南地北,把不大的海口市硬是挤得熙熙攘攘,一个个好像憋足了几十个阴郁的冬天的劲,要在这个冬天,在海口市的每一根枝头上,好好地开出一朵花来。但是在大特区建省前后,门口挂了牌子的单位毕竟是少之又少,因此迷茫、恓惶、甚至无助与悔恨,渐渐纠结于闯海者一度热潮澎湃的心胸。

我最早找到的一个接收单位,是盐灶路一带的某中学。碰巧一位英语女教师怀孕待产,需要有人代课,但不能正式调动。也就是说,女教师半年产假后回校,我还得走路。但是学校安排住宿,还可在附近的医院食堂搭伙。报到当日,我被引至一间门窗破旧的平房,从堆满破桌烂椅的仓库清理出小片空地。管后勤的老师拉开一张摇摇晃晃的铁丝床,将借给我的一

条毛色可掬的绵毯和一件旧军大衣一并塞我怀里,再帮我接上一盏15瓦的灯,那一刻,我坐在抵近床头的一张课桌前,还是忍不住心花怒放。有了安身之处,即便是暂时,但我找到了让自己稍事喘息的机会。每节2块钱的代课费,虽少,却至少不会令我囊中空空,还容我可以慢下脚步、仔细打量这座陡然沸腾的城市,为自己的闯海求职之路,多点时间来作一点计划和安排。我趁课余时间,带上地图和文凭,几乎走遍了海口市的大街小巷,像当初每一个闯海者一样,敲开每一扇挂着单位招牌的门,向门里或热情或冷漠的人推介自己。而无论沮丧与否,在许多个转角处,总会有那么一丛盛开的三角梅迎面而来,让人为之眼前一亮、为之心中一震。

夜色阑珊之际,是我前去位于海府路上的军区第二招待所与同来的朋友会面的时候。去时,因心有所望,还不觉得什么。回时,孤身一路,白天跑街求职的疲惫,总是不请自来,且越发沉重。从海府路红坎坡一带回盐灶路住处的路上,必得经过大同路。淤塞的湖,小桥,流水,石径……在后来椰树门的附近,一堵院墙几乎被那一片开得繁盛的三角梅遮蔽,即使在昏暗的路灯下,仍然如我初见它时,那样精光灿烂,那样生气盎然。

谁能想象,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因缘,竟率先来自这样一种叫三角梅的花,来自它得益于一抔薄土、一隅寄身便感恩似地蓬蓬勃勃的花开?

那个冬天很短。我很快找到新的接收单位,几经调整,终于在海口这座城市扎根下来。岁月如梭,后来

有许多次匆匆过往,每一回再次遇见大同路上的那丛三角梅,心中都会生出一种如见故人的感动。三十年了,我已从青春步入中年,海口也在长大,原来狭窄的闹市区已经被更多更宽敞的商业中心所替代,生活与休闲的场合在日益翻新和增多。即便我很少路过大同路,但那丛三角梅仍在,翻过岁月的墙头,时时刻刻,灼灼花开。其实想着它,我就没有冬天。

我与三角梅的这一秘密,我以为只属于自己专有。2016年,在一场比赛以三角梅为主题的全国性征文比赛中,我的一首诗作有幸获奖。面对一位记者的访谈时,我提到大同路上的那丛三角梅……我知道!我知道……她打断我的话,急切地说道。她的眼神从职业性的逼视中,突然变得柔和而闪亮。我们会心地笑了。



H 诗路花语

钱铃双刀舞

■ 倪俊宇

嗨嘿! 嗨哟哟——
卷过来一股股道劲的风!
掠过来一道道灼目的闪!
步声踏踏, 光与喷吼
涂染着古林的悲壮
刀光嗖嗖, 刀上
挑着一轮莽原的太阳……

黎家好帕曼阿洛和劳丹
野日下追撵荒兽
追撵远古的野性
猎神为之欢笑为之狂欢
跳跃的崖峦
甩出一串串亘古的惊叹

双刀挥舞,电光撕裂长空
钱铃铿锵,铁蹄撼醒山林
嘿! 嘿哟! 嘿哟!
暴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
雷鸣一样,是粗犷的呼吼
火花一样,是挥闪的刃光
狂涛一样,是腾跳的舞步……

峰峦,一层层突兀
季节,一茬茬裂变
日月,一轮轮更换……
在九颗太阳陨落的地方
木棉花,英雄鲜血一样
火红地绽放……

蛙声一片

■ 余芳媛

今夜我们听蛙儿唱歌
说说从前的夜晚
也许曾见过天空中最明亮的眼睛
一眨而逝
美好的,都短暂又隐秘
不小心就花白了头发
蛙声起起伏伏
时间却从不停歇

五月叙事

■ 呼庆法

五月是季节里
明媚与茂盛的交接
在郁郁葱葱的色泽里
小麦初黄
榴花如火
垄头的麦 扬花 灌浆
泛出几分耀眼的成色
镰刀在磨石上
正以它锋利的梦想
即将在热烈的南风中
以收割的姿势
展开一场恢弘的乡村叙事

五月
蜜蜂穿过繁忙的花期
在静谧的林荫里
开始辨识一朵纤小枣花的清澈
它所有的安然
都在这样的纯真里
不急不缓
把自己的喜欢
酝酿出纯粹的甘甜

蔷薇

■ 申宝珠

但凡阳光出现
花朵就会一阵阵地喧嚷
蝴蝶一语成谶 阳光
似露珠一样闪烁
好像这就是簇新的阳光发祥地
我无法预设天空的色彩
安适的心绪更像在阳光的边缘
舞蹈或歌唱
这个美丽的早晨我看到的蔷薇——
一经雨水的洗涤之后
更加清新的模样

尽管它如此激动和热情
尽管它如此悲悯和温馨
可是
我更依恋一个精致的细节
一个椭圆形光晕停留在叶脉的边缘
好久没有离开



《阳光下》(国画) 王楠 作

H 小小说

生日礼物

■ 符浩勇

夜里九点许,正值城里万家灯火时分,但城西分区和信住宅小院已归于无声静寂。这里居住的大多是进城务工租住的人员,劳作一天,此时身体已进入歇息状态。唯有小院东侧五楼的窗户透出柔和的灯光。

这是这个小院老板——兴农贸易公司老总李康福的家。李康福大学毕业后没找到工作,属于农村进城谋生较早的那拨人之一,他收过旧货、投过快递、应聘过公司部门经理,慢慢打拼滚爬,之后终于有了自己公司,也终于有了不薄的积蓄,娶了城里人家的女儿为妻。近年来公司业务不断拓展,他从家乡招聘二十余个壮年劳力,他们靠着辛劳进城打拼,也租住在这个小院里。

这时候,在李康福的家里,他的妻子林媚正坐在沙发上,她神情专注地问:“老公,我生日快到了,你说过送我礼物,准备给我什么礼物啊?”

李康福瞥了她一眼,说:“那你说,你要什么啊?”

林媚来了兴致,说:“你答应过我的,要给我买一辆车的,你不会忘了吧?”

李康福看了看她,迟疑一下,脸露难色,说:“这三个月货物销售量有些滑坡,有些货款也未能及时回笼,再说家里已有一辆车,多了也没用,你能不能换一个礼物?”

林媚想起上回她兄长来借车而丈夫以业务用车忙没借,已有些不快,这会又认为丈夫敷衍作答,就提高了嗓门说:“不行,你答应过我的,不能出尔反尔,说一套做一套,说定在外面背着我干见不得人的事!”

听林媚这么一闹,李康福也有些来气,就说:“有事就说事,别借事而言其他,不嫌闹心? 答应过的事情,哪都能办到啊! 去年底,你不还答应我要生个孩子呢?”

林媚倏地站了起来,气不打一处,用手指着李康福说:“你这个没良心的,答应我不算数。我告诉你,现在我不想要孩子,只想要一辆车,你看着办吧。”

林媚把事一闹升级,李康福的火也上来了,大声地说:“你还有完没完,烦不烦人? 那我也告诉你,想这阵子买一辆车,门都没有。”

听到这话,林媚倔上劲来,摔门出去。

小院里一片漆黑,林媚向亮着灯的小门市走去,路上却碰见公司里

跑长途销售的关叔的儿子小强。她听李康福说过,关叔跑长途做销售对公司贡献最大。看小强情绪低落,她问:“小强,你怎么了?”小强认出是林媚,低着头说:“林阿姨,我们老师要教画画,让我们买画笔画纸,爸爸说浪费钱,不给我买。”

林媚拉着小强的手说:“走,我们去市部,你爸不给你买,阿姨给你买。”

小强显出惊喜,随即又摇了摇头说:“爸爸说,不让我拿别人的东西。”

林媚摸着小强的头说:“小强真懂事,但林阿姨不是外人,你爸也说过,在乡下都是乡亲乡邻,阿姨先给你买下,别误了你学习,这样吧,花多少钱,我见到你妈让她给我,你看这样好不好?”小强听完终于笑了。

林媚给小强买了画笔和画纸,从商店里出来,小强从林媚身上发现了什么,就问:“林阿姨,你今天怎么也不太高兴啊?”林媚迟疑了片刻,不知道该不该说什么,叹了一口气说:“阿姨快过生日了,让你李叔给我买一辆车,原先都答应了的,这回他却反悔了,说话不算数,算是阿姨白等了,真好气人呀!”

小强却咧嘴笑了,说:“林阿姨,不要生气了,我送给你一辆车,你在这里等我一会。我去去就来。”说时,小强已转身往院外的门市部跑去。没多久,小强跑了过来,神秘地把一张硬纸放到林媚的手里,她打开一看,原来是小强画的一辆汽车!

林媚不由鼻子一酸,抱紧了小强,亲他时想哭。

把小强送回他家时,林媚还同关叔寒暄了一刻。关叔说眼下是公司资金周转最困难的时候,大伙们听说李总把原有的积蓄都投入了运转中,很感动,都表示拼力工作与公司共渡难关。

林媚回家时,在楼下盯着自家窗户透出的灯光,心里涌动一股从未有过的暖流。她上楼推开门时,门是虚掩着的。她看见李康福满面歉意地对她巴结着笑,他说:“看起来,你心情还不错啊,不生气了?”林媚轻轻嗔了他一眼,说:“和你如果还能真生气,这时间一长,我还不得气个半死。”

李康福奔上来,抱着她说:“老婆,对不起,我想过了,是我不好,你想要车,我明天就去买,就是我给你你的生日礼物。”

林媚嘴角一撇,说:“不,现在我不想要车了。”

李康福吃惊又意外:“那,那你说,想要什么啊?”

林媚撒娇地说:“我想要个孩子!”

海南粉

■ 马思源

中原多麦子。麦子在中原大地上生根发芽、抽穗灌浆,待头稍昂起,即携了面的香奔袭来,诱我至中年。南方有稻,化而为米粉,或香软软糯,或热辣鲜香,百啖而不厌,一朝来遇,即惹了痴缠。

海南粉白如雪、细如丝,白是大米、番茨粉赋予的美,细软爽滑则是海南人的温润平和之美。一片小店,一个主厨,一个帮手,诸多食客。市场上购来成粉,细白如中原粉丝,粉丝为干丝,米粉为软糯细丝。女人的手戴了手套,一抓,恰好一碗。放火上铁勺内,水开时粉即熟透。蓝釉边白瓷碗盛下,佐以油炸花生米、炒芝麻、肉丝、竹笋以及酸菜等,白雅蓝靓,堆红叠翠。粉细、料足、色纷繁、诱人有形中。细细拌料入味,米的清香,各种佐料的醇香,其味多样且后味无穷。粉后海螺清汤一碗,海鲜之鲜、米粉之香相辅相成,似乎天下美味,皆酝酿其中。餐桌上方一橙黄色海南辣椒酱,一瓶山西老陈醋,食客随意。食辣者筷子头挑上一点儿海南椒,鲜辣香诸味更起。

海南粉粉软且糯、柔润爽滑,似中原手工面。中原食面,面食丰富,手工面当是最为温润的记忆。和面、揉面、醒面,过一时辰,面方从远古中带着柔软的妩媚款款走来,开始温

柔,劲道起来。这一系列繁琐过程似乎都带了诗意。擀面杖是面的贴心管家,手下使劲儿,面被推开如纸薄。薄而不烂,方为上品。切面是一道考验人的功夫,用巧劲儿,刀一头落下一头翘起,咔嗒咔嗒,细切如丝。唯中原女人的灵巧与柔和,方能做到上乘手工面。

刚入海口时,思乡心切,满心思满眼睛都是面食,见面馆即进,点餐疗饥。每每过尽千帆皆不是,咸香味足,乡愁味淡,不似中原面。居海口日久,慢慢喜欢上这一碗海南粉。海南粉如人,平和冲淡、包容随和、悠闲自然,常给人非常愉悦的体验。

一日晚饭时突然想念海南腌粉,逛尽街边店皆无。腌粉即是海南粉,原来只在早上和中午才有,海南粉到晚上,基本被食客饕餮一空。女厨看我食欲深沉,即刻跑去市场称了粉原料,轻声细语问我有无口忌。女人身玲珑,手巧眼快,一会儿功夫一碗海南腌粉摆在面前。海口人善良热情、质朴温润,如一块块璞玉,诠释着自然之美。“腌”,即“凉拌”(也有热食的做法)。下面是粉,舀一勺芡汁儿浇粉上,又盖了红红绿绿多色彩的配料。量不大,我饭量小,刚刚好。筷子细细搅拌,芡汁儿和配料缓缓渗进粉里,各种香味就自己溜了出来。粉细软顺从,熨帖着口腔和味蕾。

慢慢吃,海南粉好吃。女厨说。

眼神温和热情。海口人的热情直接而真诚,没有滨海路的曲曲弯弯。中原多方正,似乎只东西南北的概念,滨海地带道路皆以海岸线为经纬。滨海道路似八卦阵,中原人在滨海,常因方向半天找不到准确目的地。开口即问,常会得人详细指点,或因口音差异听不明白,海口人会放下手中活计直接带你去目的地。人常言,鼻子底下是嘴,有什么不懂的、不会的只需问。在海口这里嘴巴具备的功能得到极大发挥。

法国人爱红酒,巴黎街头展眼一望,诸多店面前都有一个遮阳蓬,蓬檐儿底下三五为群,或靓男丽女或老夫老妻握杯温婉优雅而饮。海口人则浪漫中浸润着务实,把这种街头浪漫演绎成海南粉的宵夜。入夜,花香飘逸,海风徐徐,海口或餐馆或临时而设的大排档,组成一条条颇为壮观的食之街。沿路炉火熊熊,镬气蒸熏,宵夜者或一家老小、或二三好友,围桌而坐边侃边食。清洁、幽雅,碧海蓝天,花香宜人,即使俗世里最家常的海南腌粉,也即刻上眼起来。

少时有两苦,一为求不得,一为执钟情。至中年,万事皆遗忘,唯不忘口腹。一缕清风,两钱明月,三五好友,多少前尘往事,均忘于江湖。生之大趣味,有闲看蓝天白云,有心听江海波澜,且口腹无虞、尽口腔之贪吧。

饭时到了,该来碗海南粉了。

海南粉好吃。女厨说。

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价: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1时50分 印完:4时25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价: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1时50分 印完:4时25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